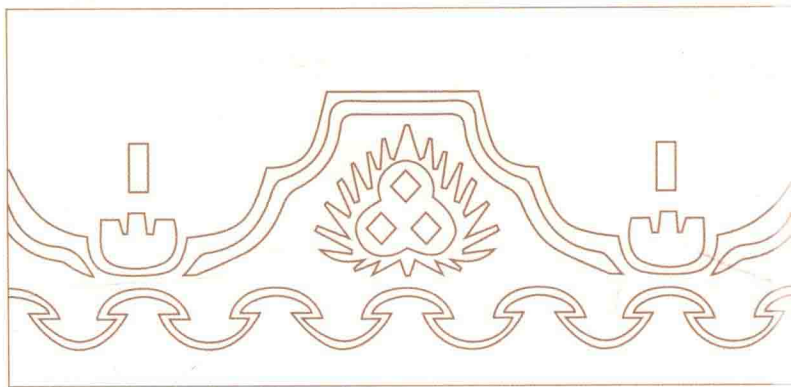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

丛书主编 徐志伟

“晚清文学”研究读本



张春田 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

丛书主编 徐志伟

“晚清文学”研究读本

“WANQING WENXUE” YANJIU DUBEN

张春田 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文学”研究读本 / 张春田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7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 / 徐志伟主编)
ISBN 978-7-5495-8532-8

I. ①晚…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清后期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628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38.75 字数: 640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于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曾一度带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这一范式强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针对性。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它当年直接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瓦解,它的革命性就大大减弱了,而它的局限性则暴露得愈益明显。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动,学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日益深入,新的研究思路破土而出,主要表现为:第一,研究者开始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吸收思想界近年来深入反省“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叙事的成果,将“反思现代性”的维度加入到研究之中,重新检讨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及其现代性质;第二,研究者有意识地征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突破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区分,不断引入民族国家、政党政治、出版、教育、学术史、社会史等视角来呈现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复杂关联。

这些新的研究思路超越了“启蒙/革命”“人/人民”“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开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但迄今为止,这些新的研究思路还处于局部的尝试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宽。正是基于此,我们决定编纂这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全面总结新世纪以来海内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以期引发新的学科反思和学术争鸣,促进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图景。

“丛书”首批推出六卷:《“晚清文学”研究读本》《“左翼文学”研究读本》《“延安文艺”研究读本》《“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八十年代文学”研

究读本》《“底层文学”研究读本》，编者分别为：张春田、徐志伟、张永峰、刘卓、贺桂梅、刘复生、李云雷。“丛书”所使用的“晚清”“左翼”“延安”“50—70年代”“八十年代”“底层”等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或流派的概念，而是特定的“知识构造”的指称。“丛书”的主要编选对象是新世纪以来基于新的时代条件所产生的具有方法论自觉、洞察力及生产性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个别虽发表于九十年代，却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丛书”也酌情收入。

“丛书”编竣之时，新世纪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纵观这十五年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虽然其深陷困境，步履维艰，但一直没有放弃与其他学科及变动的社会现实对话的努力。正是这样的努力，使我们愿意相信：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诞生为期不远。

编者

2016年5月

· 目 录 ·

001 李欧梵、陈建华 帝制·共和·复古——晚清文学及其他(代引言)

· 总论 ·

- 018 陈旭麓 欧风美雨驰而东(存目)
018 李欧梵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存目)
019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

· 思想 ·

- 060 张 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存目)
060 李泽厚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存目)
060 汪 晖 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
(存目)
061 王晓明 现代早期思想与中国革命

· 考证 ·

- 086 韩 南 中国十九世纪的传教士小说(存目)
086 樽本照雄 《老残游记》与《文明小史》的关系(存目)

· 古与今 ·

- 088 章培恒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存目)
089 亚罗斯拉夫·普实克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109 木山英雄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133 陈平原 “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

· 雅与俗 ·

- 158 王尔敏 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以《点石斋画报》为例(存目)
- 158 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萌发(存目)
- 159 唐小兵 蝶魂花影惜分飞

· 语言文字之变革 ·

- 166 村田雄二郎 末代皇帝说什么语——清末的“国语”问题与单一语言制(存目)
- 166 陈大康 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存目)
- 166 王 风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存目)
- 167 林少阳 从章太炎的“音”至歌谣征集运动的“音”——重审白话文运动

· 小说的视界与技术 ·

- 196 陈平原 新小说的诞生(存目)
- 196 胡志德 逆潮而游:朱瘦菊的上海(存目)
- 197 李 杨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恨海》与晚清中国人的认同危机
- 218 安德鲁·琼斯 叙事的“铁屋子”——鲁迅及其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

· 文、文体与文统 ·

- 256 孟庆澍 欧化的古文与文言的弹性——论“甲寅文体”兼及与新文学的关系(存目)
- 257 胡志德 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的简单化

· 诗词: 修辞与寄托 ·

- 274 郑毓瑜 1870年代中、日汉诗人的视域转换——以博物知识、博览会为认知框架的讨论(存目)

- 274 吴盛青 落叶哀蝉——庚子诗词中的珍妃之死与家国之喻(存目)
- 274 张耀宗 “本事”背后的“风人”——从张尔田与夏承焘的学术交谊谈起(存目)
- 274 林 立 泡露事,水云身——清遗民词人的身份与记忆(存目)

· 理论的“发明”与霸权 ·

- 276 徐中玉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存目)
- 276 罗 钢 本与末——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存目)

· 话语与观念 ·

- 278 黄兴涛 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存目)
- 278 王汎森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存目)
- 278 石井刚 敢问“天籁”——关于章太炎和刘师培哲学的比较研究(存目)
- 279 陈建华 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

· 知识人的身份转变 ·

- 298 罗志田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读书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存目)
- 298 李仁渊 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存目)

· 世界图景与国族建构 ·

- 300 颜健富 “世界”想象:广览地球,发现中国(存目)
- 300 毕 苑 “民国”的诞生——教科书中的国家叙述(1900—1915)(存目)
- 300 刘大先 现代民族转型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存目)
- 301 瑞贝卡·卡尔 世界大舞台
- 325 王 斑 地缘政治、道德与文化——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
- 344 慕维仁 “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

· 都市时空 ·

- 376 陈平原 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像(存目)
- 376 叶凯蒂 上海·爱:新的游戏规则(存目)
- 376 吕文翠 玻璃、灯与现代性——情色叙事传统之“海派”变异(存目)
- 376 湛晓白 都市时间: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存目)
- 377 季剑青 朝市与寺庙——清末北京的文人雅集
- 394 罗 岗 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起

· 教育与知识产生 ·

- 410 贺昌盛 清季的“文学”著述及其学术取向(存目)
- 410 陆 胤 清末“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与“国文”学科之建构(存目)
- 410 何伟亚 记忆手段:把西方铭记成受害者和英雄(存目)
- 410 瓦格纳 晚清新政与西学百科全书(存目)
- 411 陈国球 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

· 异域与行旅 ·

- 452 张 治 在汗漫之游中构想文明新境(存目)
- 452 张 翔 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存目)

· 视觉文化 ·

- 454 曾佩琳 完美图像——晚清小说中的摄影、欲望与都市现代性(存目)
- 455 彭丽君 图像的转向与写实主义的欲望

· 印刷资本主义与符号现代性 ·

- 484 芮哲非 双面孔的先锋——上海石印商的黄金时代(1876—1905)(存目)
- 484 袁 进 《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前言(存目)
- 485 韩嵩文 “启蒙读本”——商务印书馆的《伊索寓言》译本与近代文学及出版业

- 501 孟 悦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

· 性别与身体 ·

- 532 黄锦珠 晚清小说中的性别、主体与困境(存目)
532 胡晓真 晚清前期的女性弹词小说——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读(存目)
532 胡 纓 《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存目)
532 颜海平 秋瑾和她的想像(存目)

· 跨语际的变异 ·

- 534 陈建华 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演义》(存目)
534 杨瑞松 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存目)
535 夏晓虹 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

· 翻译及其政治 ·

- 564 关诗珮 哈葛德少男文学与林纾少年文学——殖民主义与晚清中国国族观念的建立(存目)
564 潘少瑜 维多利亚红楼梦——晚清翻译小说《红泪影》的文学系谱与文化译写(存目)
564 刘 禾 翻译《万国公法》(存目)
565 王宏志 “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

· 民初文学文化与意识形态 ·

- 600 刘 纳 1912—1919 年的中国文学(存目)
600 张春田 “现代性”的历史性——南社与清末民初的文学文化(存目)

帝制·共和·复古

——晚清文学及其他

(代导言)

李欧梵 陈建华

“我永远挣扎在两种角色之间”

陈建华:我发现您到香港之后的这十年心情很舒畅。虽然自己不怎么以学者自居,但在更大的文化环境中思考和写作,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不断有新作品问世,而且讲课和参加讨论会,还是很学术的,您在不断兑现和挑战自己的许诺。

李欧梵:自我挑战。

陈建华:对。前年您的《人文六讲》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显然和之前香港出版的牛津版有很多不同,加了很多内容,而且附了个书单。内地版似乎要面对更多的受众,给读者传递更多文化讯息,当然您在文化研究方面会另有一番理论上的省思。

李欧梵:是出版社要求我这么做的。他们说要在内地出书,原来的书太薄,要加内容,我就在每一讲后面附上以前写的文章,后来为了顾及内地很多读者,大家都喜欢书单,我就加了个参考书单。其实《人文六讲》几乎与学术研究无关,主要是讲我的兴趣,如文学、电影、音乐、建筑之类,还有当代全球化问题,很杂乱。

陈建华:我有点困惑,似乎您把近年所做的文化研究看作脱离您的专业?

李欧梵:对,对,我几乎是故意脱离自己的专业,甚至放弃了我的专业,这跟心情有关。我提早从哈佛退休,因为我对自己在美国所扮演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的角色不过瘾,不过现在我觉得只有一件事情没做完,就是晚

清的研究。当初哈佛为我开的退休会上,你也去了,告别的时候,我说,你们在这里搞理论,我要回香港做文化实践。回到香港,一发而不可收,以香港为对象,写了一大堆文化批评和文化实践的文章。但最后发现,我所关注的文化的背后,是我对于整个人文传统——中国和外国文化的关心,最后归结到《人文六讲》。最近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说不定也会写本书。我永远挣扎在两种角色之间,一个是专业的研究者,一个是广义的人文主义者。有时候我觉得在香港讲了这么久,似乎对香港现代社会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反而我觉得真正有一点影响的是在西洋古典音乐方面。到现在有很多知己、好友,但是这和大的趋势风马牛不相及。我对香港的大学制度有很多批评,但我认为一定要在大学里做一个我愿意做的学者,于是又回来做晚清研究。我要对自己证明,我的专业尽管几年没有做,但是还可以做。

陈建华:现在台湾有一些年轻学者从事晚清研究,做得挺扎实,像颜健富。

李欧梵:是。他最近要出晚清小说乌托邦研究方面的书,我在为它写一篇序。提起晚清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翻译。记得我在哈佛的最后两年,和韩南教授一起开了一堂研讨班的课,你那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令我难以忘怀。

陈建华:我是2001年离开哈佛的,很可惜。韩南先生最近过世,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南方周末》上。

李欧梵:他走得太突然了。有人约我写文章,我反而说不出话来了。

陈建华:您前几年写过一篇谈韩南先生学问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李欧梵:在那一堂课上,我们教的是晚清的翻译,选读了一些晚清的小说,那是我最感兴趣的。我的一个基本的设定就是,晚清的小说和翻译不可分:翻译进入小说里,小说改写了翻译。所以,光研究翻译不够,光研究晚清小说不谈翻译也不行,于是就开始讨论。韩南教授有板有眼。我就说晚清这么多小说,我要看多少本?从哪里开始?他大笑,他说他自己看得太多,已经记不得看过多少本了。他说就从《上海游骖录》开始吧,因为四大小说经典我都看过,看得不过瘾。谈起晚清小说,大家都觉得是谴责纪实之类,我特别喜欢《老残游记》《文明小史》,也写过一些东西。后来我觉得大家没有注意晚清对想象时空方面的拓展。晚清小说之所以比传统中国小说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是因为它有想象的世界。一般学者会用到“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从民族国家这个模式来研究,我觉得不尽然。要进入晚清的语境,

就要从大量的翻译和小说中,看出想象的模式,那就是虚构的作用。这方面最基本的是科幻小说,里面牵涉到时间的问题。另外,晚清小说从中国社会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域,很明显是一个空间的拓展、一个想象的过程。从大量的科幻小说——潜水艇到了海底,气球到了空中,这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和海峡两岸研究晚清小说的年轻一代全部接上轨了。像陈平原写过关于气球的,王宏志召集过晚清翻译的会,我就把这些归纳起来,作为晚清研究的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后来我发现这个题目太大,不如先把我以前博士论文题目中的一个很小的选题先找出来试试,就是林琴南翻译的西洋小说。他翻译的大多是二流小说,但是为什么却能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而且那些小说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文小说,只有《茶花女》除外,是法国小说。在那个讨论班上,有一堂课专门研究《茶花女》,把法文原文、林琴南的译文以及“五四”时的剧本来对照,韩南的法文相当好,同学们听得很过瘾。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就有了仔细研究的念头,现在通过晚清这条线,我又和那些年轻学者接上线了。

陈建华:您提起维多利亚的流行小说,台湾大学的潘少瑜组织了一个维多利亚读书会,我也参加过几次。

李欧梵:对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她做晚清翻译,从文本的来龙去脉,从英国、日本到中国一步步做过来,做得不错。而我做哈葛德的研究,一个更冷的领域。哈葛德被美国的后殖民主义学者骂得一塌糊涂,但是为什么林琴南那么喜欢他,而且翻译了20多本?中国连钱锺书小时候都看过哈葛德的书。

我就这么一头扎进去,一搞就四个月。我的角度不一样,追踪哈葛德小说在殖民地的影响,比如印度和澳洲。有一本书专门讲到,在印度的一个图书馆里,借书记录里哈葛德是被借得最多的一位。

陈建华:您研究的哈葛德的小说是言情还是探险?

李欧梵:探险的比较多,言情的很少。

陈建华:大概是因为晚清时候梁启超说中国人缺少冒险精神,所以林琴南翻译了许多探险小说?

李欧梵:这倒不一定,许多小说是商务印书馆指定叫他翻译的。林琴南很崇拜梁启超和严复,特别是严复的小品文,他后来在一本翻译的序里说是献给梁启超的。

陈建华:这些冒险小说很有趣,里面有很多神怪想象的内容。

李欧梵:对,我发现西方学者把哈葛德一棒子打死是不对的。其实他是一个神怪小说家,他的成名作《所罗门王的宝藏》就是一部探险小说,林译的书名叫《钟乳骷髅》。有一段时间他在英属非洲殖民地总督手下任职,他对非洲土著的生活和文化非常感兴趣,找到希腊罗马或者更早的古文明,所罗门是希伯来文明的一种回归。他的小说里对于古文明的衰落灭亡有一种怀古情绪。为什么他要创作复古式的小说?因为他认为维多利亚的时代太过文明,英国元气已经伤了,英国那种 gentlemen 绅士风的东西不行了。面对非洲武士,白人抵抗不了。他一方面奉行英国殖民主义,一方面不自觉地仰慕非洲。我和马泰来常常联络,他有一个重大发现,林琴南的弟子朱羲胄所编的林琴南著述年表里把《鬼山狼侠传》弄错了。马泰来通过逐字逐句对照,把它的原文找了出来。我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发现这部小说是林琴南译哈葛德小说中最好的,译名叫《鬼山狼侠传》,原名 *Nada the Lily*,是讲黑人的故事,为黑人民族作传。我一进去就出不来了。研究哈葛德等英国作家,包括康拉德等,不能把他们一股脑儿放在“后殖民”理论的框架中研究。现在似乎没有一本英国学界研究哈葛德能回到其本身。作为一个华裔学者,我不怕“政治不正确”,又不从事这方面的专业,于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他打抱不平,因为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最糟的作家。我一不做二不休,回到神话研究,找弗莱(Northrop Frye)的神话原型理论。后来有一本书是研究时间观念的,名叫 *The Cosmic Time of Empire*,作者是 Adam Barrows,内中有一章提到哈葛德,说到白人用新的时间观念压倒黑人的神话时间。我为了搞清楚这几条线,花了一个月时间。

陈建华:有这么多线索,一方面回到晚清的脉络,林纾的翻译、西方的现代性与神话;一方面方法论上要面对后殖民话语。但您发现林纾和哈葛德在复古这一点上勾连起来。这个发现很重要,在那里有您的问题意识,出发点不同,和后殖民角度不一样。我们一般认为林纾用古文来翻译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正合乎梁启超的意思。但是经您这么一说,通过哈葛德照亮了林纾,他们背后都有一种对于古文明的现代命运的焦虑。

李欧梵:对。不光是为了赚钱,或者表现他的文才,个中还有更复杂的东西。

陈建华:这让我想起徐枕亚的《玉梨魂》。“五四”时期周作人、钱玄同说它

是“鸳鸯蝴蝶派”倒还在其次,更严重的说它是“复古”,跟袁世凯称帝一个鼻孔出气。最近我对这个复古现象很有兴趣。我觉得徐枕亚是被冤枉的,《玉梨魂》确实是复古的产物,不过徐枕亚是属于南社的,文学上都受了“国粹”的影响,思想根源要追溯到章太炎、刘师培那里。《玉梨魂》写在1912年,那时袁世凯称帝八字还没一撇呢,而且这部小说最初在《民权报》上连载,那张报纸是反对袁世凯中最激烈的。

李欧梵:那就跟“共和”有关系了?你不是在研究民初吗?

陈建华:是的。我最近在关注“共和”这个概念,看的东西越多,就越有兴趣。梁启超、章士钊、戴季陶都有好多论述。从观念史角度看,“共和”主宰了民初的思想界,至少在十年里“革命”相形失色,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断裂的。

李欧梵:你这个“共和”研究很值得做。

陈建华:最近一些学者都很关注民初,前两年 David Strand,就是当初写 *Rickshaw Beijing* (《北京人力车》) 的,出版了 *An Unfinished Republic* (《未完成的共和》)。还有 Peter Zarrow 出版了 *After Empire* (《帝国之后》)。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一下子没有了皇帝,产生了种种问题。我看无论复古还是共和,背后都有个“帝国”的问题。

李欧梵:真的,你研究的民初通俗小说,特别是周瘦鹃,都是重大的文学和文化议题,很值得研究。我以后也想做一点“民国文人”的研究。

“为什么不能像王国维那样,将对二十世纪的追悼融入二十一世纪”

陈建华:您刚才提到,西方学者把哈葛德和康拉德放在一起研究,一个是俗一个是雅,康拉德一开始是不是就是俗的?现在是不是对他们改变了看法,是因为文化研究的缘故?

李欧梵:很多作家都是后人定位的,现在我们认为康拉德是经典作家,哈葛德不入流,但是在当时尽管他们写小说的笔法不一样,但是叙事的套路很像。康拉德笔下是一个叙事者套着另一个叙事者,哈葛德也是这样。我所谓“还原”是方法上的还原,就是不要以为一个二三流的作家,他的方法就很粗糙,不一定。也不能说哈葛德是一个殖民主义者,所以内容和形式都很差。哈葛德的粗糙在于语言,康拉德语言好。一个同时代的作家,不可能不

受当时文化语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整体性的。到底什么是雅?什么是俗?

陈建华:我最近碰到这样的问题,经过重写文学史,好像形成了新的“通俗”和“纯文学”的二元论。西方学者从 popular literature 的角度来谈“鸳鸯蝴蝶派”,在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把 popular 翻译成“通俗”。比方说,林培瑞(Perry Link)就把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的流行文学和都市文化作为“鸳蝴派”的参照,有时也说得通,周瘦鹃在编杂志的时候总是说他的杂志是以英美某某杂志为榜样的,《礼拜六》仿照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您说哈葛德和林纾是同时代的,那林纾是直接把维多利亚一套搬过来,还是他们都有某种文化移植的想法?

李欧梵:是文化的对应而非移植。因为中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很多区别,周瘦鹃面对“五四”的潮流,但是哈葛德当时没有。

陈建华:的确有空间时间上的复杂性。一方面周瘦鹃把英美通俗的东西搬过来,同时他又翻译了大量所谓“雅”的东西,介绍了爱伦·坡、高尔基,1920年代在《紫罗兰》上翻译了20多篇契诃夫的小说,这个数量不得了,当时左翼思潮很流行,我觉得他是受了影响的。

李欧梵:维多利亚的一代文化光辉灿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终于走到了尽头,所以英国的现代主义原则上是从一次大战以后开始的。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一路下来,60多年里它已经形成一个通俗层面,对中国是一股脑儿传过来。中国人有自己的阅读习惯,之前有才子佳人言情小说,这部分大家很熟悉。另外西方神仙鬼怪的东西是不熟悉的。加进来要改头换面,有的进不来,像康拉德经过老舍才介绍进来。在这之前只在《月月小说》上面提到他的名字,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黑暗之心》最初是什么时候翻译过来的。我们现在把康拉德提得高,很大原因是李维斯的书和萨义德的论文都写他,没有人写哈葛德,一写就骂,哈葛德后来在英国读者那里就变成儿童读物。从后殖民立场来看,当时侵入中国最多的是英国,文学翻译最多的也是英国。

陈建华:记得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说,英美文学一派始终不吃香,而留学日本的大多倾向于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反而更吃香。在1930年代胡适就抱怨过维多利亚是多么辉煌的时代,中国人哪里及得上。但是现在人人讲社会主义,一讲维多利亚就是资本主义,就嗤之以鼻。

李欧梵:晚清毕竟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但是帝国很重要,它是一个庞然大

物,1900年全世界有几个帝国?帝国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传统,我就想到土耳其为首的 Ottoman Empire,维也纳、布达佩斯为首都的奥匈帝国,当然还有英国这几个 empire,每个衰落的帝国都面临现代化的民族革命的挑战,终于败亡,背景都是类似的。我们太受“五四”文化影响,就把这个帝国的背景忘记了。

陈建华:您说得很有意思,最近章太炎研究在热起来,他和刘师培等人提倡“国粹”,文学上也有很多看法,影响了一代精英分子。吴稚晖主张取消汉字而使用世界语,章太炎坚决反对,一面说在满人统治下,汉人已经亡国,是亡国奴,一面又觉得中国文字不能灭,如果大家都用了世界语,那中国的历史典籍怎么办?就都废了。他和那些国粹派说中国文化汉代以前最好,唐宋以后就变成奴性了,我觉得他还是在强调 empire 的东西,中国虽然已经这么衰落,但他提倡复古,中国不但要富强,更重要的是要把精神振兴起来。

李欧梵:那是一种想象的文化范畴,不是振兴清朝,而是振兴一个大的、属于文化的整体性的东西。我从你的书《帝制末与世纪末》里感到帝制的重要,帝制不等于帝国,帝国关涉典章、制度、文化,属于一个大的文明整体。就好像古埃及,林琴南对此很哀悼。当然民国之后,共和是不可逆转的,问题是怎么能够建立新的典章制度和新的精神文明。现代在讲大国崛起,但是将这个精神源头忘了。

陈建华:清末的文学复古也包括王国维、林琴南,那是和梁启超的文学革命平行的,但现在的文学史不这么看,因为复古用的是文言。梁启超提倡新小说,在语言上主张言文合一,多半受了清末一些传教士的影响。他们抱怨中国的文字太难学,阻碍了对于民众的文化传播,因此要提倡拉丁化,对语言改革非常热心。

李欧梵:林琴南是国粹派,是复古的,包括王国维、章太炎。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复古。你可以解释王国维的自杀,是为了帝国的某种理想,不是晚清王朝的问题。

陈建华:对,我觉得把王国维自杀看成和清皇室的关系,解释得太直接了。实际上他写《红楼梦》理论的时候非常激进。他说小说是纯艺术,是从德国的康德、叔本华那里一路过来的。德国的美学思想是经过一两个世代累积形成的。王国维是不是有一种想法,就是中国改革首先要面临选择,清朝在1905年的时候教育改革,制定出一个章程。王国维说,张之洞你定章程把